# 春秋屬辭辨例編

## 春秋總義

邵子曰人但知春秋聖人筆削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知魯僭郊因獻六羽知僭八佾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皇極經世

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歐陽氏曰孔子聖人萬世取信公羊穀梁左氏不能無失孔子之經三子之傳有所不同當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惑也文集

又曰傳述經之事時有頗其詳焉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或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又

孫莘老曰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子所謂十世始隱桓之時所謂五世始宣成之時也春秋始於隱桓天下之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尙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衞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稱人者於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之政出於崔高衞之政歸於孫甯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大夫者孔子傷之至於隱桓而春秋作隱桓至於襄昭十世矣天下諸侯不得爲政於其國而大夫之名氏悉書於春秋孔子之意如此其明（經解襄十六年）

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遺書）

又曰大率事同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又

蘇明允曰賞罰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曰夫子之作春秋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不得已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假天子之權宜如何如齊桓晉文可也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桓文陽爲尊周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

乎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顧以為今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君則沐浴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嘉祐集○按茅鹿門曰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時列國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觀魯史因其文而係以賞罰之機以補王政之闕垂教萬世耳

蘇子瞻曰春秋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蘇籀雙溪集答張大亨語

朱伯原曰周室東遷王綱絕紐朝覲會同之儀不修於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於諸侯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

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桓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於泯沒孔子道不行既無以有為於當世又懼王者之法於是乎絕因魯史而作春秋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見扶王法以繩暴亂也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見隱桓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曰春秋無義戰推是見諸侯之不得專兵也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於春秋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互有得失漢以來董仲舒公孫宏治公羊宣帝劉向好穀梁劉歆賈逵之徒

好左氏是非紛錯準則靡定其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攻訐毀訾黨同斥異范甯略言三家得失唐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損益之陸淳薈萃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旨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樂圃餘稿春秋通志自序

胡康侯曰經以傳爲案傳有乖謬信經棄傳可也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事之本末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宏意大旨或泥而不通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襄三十一年傳

林少穎曰孔子作春秋惟以君臣上下之不明義利之無別所以記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公范內翰得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綱謂威烈王當正其名分不當封韓趙魏爲諸侯唐太宗甯不得天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傳也拙齋文集

薛士龍曰春秋善揚其善惡言其惡而無私焉不爲褒貶抑揚以亂是非之正也三家託褒貶以爲傳不知春秋也浪語集春秋旨要序

胡致堂曰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權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於父子君臣之義而已如魯莊不爲父復讐反與齊通好備書釋怨通和之事于策即所以著其罪也胡寅斐然集

葉石林曰春秋所以作爲天下也爲後世也即魯史而爲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電雨雹雪霜之見于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螟蜚麋蜮鸜鵒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水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間穹然如天地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

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由是可以爲帝由是可以爲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春秋傳序

王梅溪曰春秋書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權在諸侯則譏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雞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閽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有書賞者如錫命之類皆所以譏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放大夫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

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姦弊故以筆削之權代之梅溪集對策

鄭夾漈曰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黃氏日鈔引

朱子曰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見其治亂興衰非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據他事實見得當時事是如此今硬說那箇字是舊史文那箇字是孔子文如何驗得聖人所書好惡自見如葵邱召陵踐土自是好後來溴梁之盟自是差異不好孟子說春秋處皆看得地步濶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皆寓褒貶聖人不解恁地細碎語類

又曰春秋大旨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孔子當時只要備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何嘗

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卻自分明又

又曰先儒說春秋添一字減一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以王不稱天爲貶以桓公不書秋冬爲貶天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汁出者又如貶滕子而滕遂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又

又曰春秋所書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謂某字譏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不知據事直書善惡自著若要如此推說須得魯史舊文參較異同然後可見而豈可得也又

又曰春秋只據赴告而書孔子只因舊史而作非有許多曲折大槩

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外逸故所記各有不同昭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如何邵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似此皆是杜撰又

又曰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又

又曰或論春秋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書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識其意是後世弄法舞文之吏所爲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又

又曰春秋只是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盖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竊恐不然又

又曰今之做春秋義都是巧說計較利害將此經做權謀機變之書不是聖經矣又

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足以襃貶榮辱人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世事善惡了然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賊有所畏而不敢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爲凡例加某字其例如何去某字其例如何盡是胡說又

又曰讀春秋之法無他法只據經書事迹準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胡文定則說得太深又

又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書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又

黃東發曰自襃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

所謂凡例又變移遷就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故致以危之不月以外之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則是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日鈔

又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初年王室微諸侯强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又强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聖人隨時救世之心正如此而世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之所以愈繁多而愈不得其眞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又

呂朴鄉曰說春秋穿鑿牴牾之患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二

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必先破此兩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也春秋事成於日者書日成於月者書月成於時者書時其或應書而不書者史失之也說春秋者多以是爲褒貶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邱之盟則日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穀梁曰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此類不一而足皆疑誤難通若因其所書日月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則有之矣莊三十一年春夏秋三築臺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其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

次于郎夏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其閱三時而窮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著其興兵之暴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志其留夷之久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書其亢旱之甚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著其八日之間再見天變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著其旬日之間取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見其嘗于災餘之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謂聖人於日月之書不書寓襃貶則誤矣以名稱爵號爲襃貶者愚請有以折之歸仲子之賵宰書名則曰貶之也歸成風之含賵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不在榮叔乎書王本以

正名分乃貶王而去其天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稱侯稱子說者曰朝隱公褒之朝桓貶之朝隱有何可褒朝桓雖可貶終春秋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乃進夷狄乎春秋據事直書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係乎其文非書名皆貶書字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襃貶也若夫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畧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因難以一例書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

荆再書楚已而書楚子矣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於以見夷狄之浸盛矣會鄧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良陳佗衞州吁始也皆名之於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强矣始也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會於曹蔡先衞伐鄭則衞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初非聖人以是爲襃貶也

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襃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强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甚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呂大圭五論

又曰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襃貶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又

又曰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劉知幾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四十九年無復振起之意

由是而上則爲西周由是而下則爲春秋此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祝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弑其君齊爲田氏矣魯自季孫逐君之後魯政盡在三家而君如贅旒矣晉自趙鞅入絳之後晉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何也夷狄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楚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隱桓莊閔之春秋僖文宣成之春秋襄昭定哀之春秋

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會於北杏二十七年同盟於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三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邱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歸於晉矣晉襄猶能嗣父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楚靈大會於申實用齊桓召

陵之與晉荅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於是止鄟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書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於後則有生而名氏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汎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爲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又

又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孔子以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自任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耳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不特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亦明是非之理而已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爲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

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一字書法不同以爲褒貶予奪所在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以魯國而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操天王之柄夫子本惡天下諸侯大夫之僭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何以律天下聖人豈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言故夫子得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託諸魯以律天下其賞之曰魯賞之也其罰之曰魯罰之也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尊聖人太過

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四代禮樂孔子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謬妄之論孔子亦謂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所用者時王之制也謂其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知矣又

劉後村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本集

家則堂曰聖經有常法不可以定例求也自三傳及諸儒百家不原書法以求聖人之意每以凡例而律聖人之法其失甚大經所書各事不同其例安得同或以變例言是乃求逼其例之不可通者

耳竊謂以變例而求春秋不若以常法而求春秋蓋春秋簡辭比事之書也或聯書以著其義或累書以盡其義有一歲而始終維書一事者有一事而歷數歲屢書者欲求聖人之意必反復究觀而得苟執例以求經是猶有司者執例以廢法其可行乎或又曰書法全同其不可以爲例乎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有書法全同而不可據以爲例者有書法雖異而可以爲同者若以書法同異而律春秋抑又刻矣許說綱領篇

黃善甫曰說春秋者於千百載之下欲逆推千百載以上聖人之心恐夫子當時之意或不如此不若以夫子之言斷之只論語一書便可看堯曰篇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皆是王道絕墨荅子路名不正二語是要旨八佾篇多微意而不如諸夏之亡一句尤凜然論晉齊譎正及如其仁之稱微管之歎斷盡伯者功過至於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而春秋始終備矣（四如講稿）

又曰春秋一經皆亂世事王室盛衰諸侯離合裔夷更代在焉世家始終制度沿革禮樂變更在焉天人應驗氣數轉移在焉此皆關於世變之大（同上）

陳隨隱曰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杜預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非也桓公弒兄諸國無討賊者自平王不能復父讎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於隱公也（隨隱漫錄）

吳草廬曰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蔽猶未悉除至宋末李呂而後大不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

書時書月書日爲詳畧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齊氏春秋統紀序）

吳立夫曰孔子論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專之逆理愈甚則世數愈速春秋之理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焉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漢之學者曰隱桓遠矣孔子立乎定哀之間蓋推其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以爲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豈非公羊之遺說哉（淵頴集春秋世變圖序）

又曰劉氏據閔因序謂聖人徵百二十國寶書此豈曾子所稱百二

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然秦世家云文公以後始有史紀事春秋列國敗亡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邊鄙又豈悉有書可徵乎聖人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齊桓之初魯與齊鄭宋衛交齊霸而魯事齊晉繼霸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霸統絶而魯又事吳楚故經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魯史耳豈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又書春秋權衡意林後

程積齋曰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貶害之也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爲法天下曷嘗設凡例以待其事而書之哉本義

又曰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未若是之甚也終則天王不若一列國始也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張也終則專國而無諸侯始也夷狄未若是之横也終則

伯中國滅諸侯始也諸侯之伐國未甚也終則至於滅同列之國
此大者也始也大夫執權終則至於弒君始也夫弟預政終則至
於篡位始也諸侯專恣妄動終則至於滅身始也夫人昏姻不正
終則至於亂亡此小者也一經之事無不皆然大凡春秋一事爲
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
至重始之不愼卒至不可救者比比皆是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
見當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而先儒或畧之乃于一
字之間究其義此穿鑿附會之所由來也又
又曰春秋常事不書書者皆非常此說始於三傳然三傳卒不能守
其言左氏見事多以爲禮公穀亦有以爲喜之嘉之者夫既得禮
矣喜之嘉之矣則是常事也豈有非常之事而聖人以爲禮爲可
喜可嘉哉又

又曰穀梁云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按春秋俱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未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謂待貶絕而惡從之者褒貶之說亂春秋者也三傳辨疑文十八年

鄭師山曰常事直書義自見大事變文義始明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所能窺測歲久殘闕又豈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俟知於後人經傳闕疑序

黃楚望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趙汸師說引

趙子常曰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比事屬辭屬事貫通自成義例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

以自欺而謾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東山集

陸元明曰孔子之作春秋如化工之妙物各付物而物之姸媸自見豈物物而雕刻之哉今之治春秋者皆物物而雕刻之之類也何足以知天地造化之心哉正傳僖十九年

又曰春秋大段舊史之文非皆孔子筆之也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孔子所言其義竊取謂之竊取者如竊比老彭之竊未敢顯然之謂也況革乎又襄元年

唐荆川曰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者有是非而無毀譽之書也所以寄人直道之心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說春秋者謂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說之過詳而其義蔽季氏私考序

又曰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

於天子而無有一人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間會之禮掌於宗伯而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不朝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春秋凡書如書朝皆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鈇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專之亦必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春秋凡書侵書伐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不請於天子而專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忿兵有應兵有討不睦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讎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

夫有誅叛有討貳有復讎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爲強臣去所忌故殺大夫有從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殺足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至於盟與侵伐無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非略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者乃瑣瑣爲之說曰某事以某故皆無益於春秋也夫春秋所以正亂賊也易曰弑君弑父其所由來者漸說春秋者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稱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會盟侵伐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莫之歸其爲漸也甚矣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書弑其君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

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而自大夫出甚而陪臣執國命是春秋之勢也陪臣大夫還之諸侯諸侯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周之盛也王道行頌聲作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也出車采薇是天子征伐而四裔不敢侵叛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求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也 唐荆川集讀春秋篇

高麟卿曰春秋天子之事自孟子有斯言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而聖人之志益以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乎然則何為

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蓋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
末年衰微益甚黍離遂降爲風而雅亡矣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暴行交作臣
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於是據文武之典制
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
而作乃以繼二雅表王迹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
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
非謂孔氏託南面之權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
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

竊取之也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子貢曰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耳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卽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故曰志在春秋也蘇氏云成王幼周公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魯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而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豈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

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是周天子事夫何嘗以假魯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於一字之間而又過爲深求之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伊川云春秋只是一個權誤以天子之事爲孔子之自爲天子也不知孔子只是尊周何謂權胡氏之傳其志可尚而於經旨則未得彼見南宋之孱弱激焉而爲是傳蓋欲尊王室誅奸佞振弊起衰但於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曲

求於一字之閒又自相矛盾仍復曲爲之說則於經旨無當耳正誼

郝仲輿曰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此春秋底本也自世儒以褒貶說春秋而底本壞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此春秋格局也自世儒以事例合春秋而格局壞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曰吾無隱乎爾此春秋宗旨也自世儒以深文隱語視春秋而宗旨壞春秋直解

又曰春秋直書而義自見無深刻隱語謂褒貶以行賞罰斷斷無之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爲天子之事而作也豈謂孔子以天子之事自用乎又

又曰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夫聖人豈有已甚之辭乎又

又曰春秋所惡莫甚於晉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偪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驅脅叱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矣

劉仲修曰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焉此甚易曉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當隱時而觀經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云所見之世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所聞之世恩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恩又少殺故弗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襄昭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

殘希大抵尊經之過以爲聖人之作傳者必有所受則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又或以爲刑書則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以爲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襃也聖人之微辭也以爲惡則强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僕之愚則曰其文則史其義則彰善癉惡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襃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主程子其綱領大意主朱子三傳則主左杜而覈其謬妄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明文衡劉永之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章本清曰後儒欲尊孔子不曰聖人以天自處則曰聖人以天子之權與魯非特筆削大義不明反使聖人得罪名教以春王正月爲

改周正以桓不書王為黜天王以滕杞書子為貶諸侯至於不書秋冬天且在其貶黜中矣僭妄至於此極而以加諸孔子乎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為下不倍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信斯言也必不黜天王貶諸侯予奪卿大夫也如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鈇鉞述與信之謂何如謂隱原有即位之文孔子削之以貶隱桓三年原有春王之文孔子削之以貶王則史闕文之謂何且倍上反古亦甚矣蓋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孔子竊取焉可見文皆史氏之舊特擇其有關王迹與名教者筆之無關王迹與名教者削之其闕文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已故游夏無所容其贊也惟筆削定而杞法昭所以大義燦然不待孔子褒之貶之人心勸懲自有不容已者史皆信史春秋皆實錄

如此則聖人之心乃白於萬世而不爲諸傳所誣圖書編

又曰春秋存王迹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據事直書王政雖不行乎天下而猶存於筆削之間此亂賊所以懼也聖人好惡直道之公後儒讀經平也而說求之易也而鑿尋之尊聖彌甚去經益遠又

姜以棟曰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史闕文春秋正多闕而可疑者如魯桓不書王者十四年說者歸咎天王失討叛逆則他叛逆之失討何限何以書王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不書主帥說者以爲甚其罪則他國之侵伐者何限何以書法不爲軒輊又如陳侯鮑卒書甲戌己丑盟於密書紀子帛莒子夏五不書月郭公不書事此類非魯史闕誤即春秋成後傳者訛之有疑則闕之闕之所以尊之也不從其闕而委曲文之以悞後世非尊春秋者也朱子謂春秋自有無定當處正指此渦議凡例

朱晦庵曰聖人之與桓文非與其伯也與其尊王而已後之與桓文者乃云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聖人不得已而授之以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聖人安得而授之大非春秋尊王之義也黜桓文者又云齊晉名爲尊王實則僭王之權亂王之法是亦一楚也則併其好名之志没之何以激發天良而誘進大道乎畧記

又曰春秋之文萬有六千五百餘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子長生于秦火之後其言必有所據信斯言也則殘缺者幾半矣左氏所記不見于經者甚多其詞亦間有類于釋經者乆知非春秋之逸文乎更可異者張晏云春秋萬八千文晏爲三國時人其所言春秋之文與今春秋多寡相越之遠至于千百則何以解也又

陳介石曰孔子春秋挈大綱而萬目皆舉尊周室攘僭王扶弱主抑强臣誅亂討賊正名定分以植萬古彝常此其大綱也嘗求之正

大不當求之纖細朱子曰孟子云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又云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皆看得地步濶不解細碎朱子地步濶之訓甚爲快然蓋看得濶則聖人但書一句而意無不包專指泥定之至於前後義例不相通不得不牽強穿鑿以成其說而去聖人之旨遠矣紀疑卷首

又曰春秋無誅意之法也立此論者本孔子之論臧武仲然孔子雖責武仲以要君至於作春秋但書曰臧孫紇出奔邾無自防之文與列國大夫出奔者同蓋嘗論者論人之書也春秋者治人之書也論人者可原心而抉其惡治人者必罪狀昭彰然後可加以刑如舍罪狀而專論意何人不可以意中傷之哉自傳經者揔爲此說後世暴君酷吏藉此行虐于是有觖望之律有腹誹之條有見知故縱之科皆誅意之說啟之也又

顧亭林曰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原註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日知錄四）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真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

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又

朱錫鬯曰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非有所徼也顧說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予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褒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褱也今欲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矣曝書亭集劉氏權衡序

又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實也曰諡例何休也曰釋例潁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

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
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韓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
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
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哲王
日休敵鈒也曰新例陳德甯也曰門例王鉞王炫也曰地例余諸
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
迴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
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
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
義益紛綸矣又崔氏本例序
朱愚庵曰自左氏有例公穀二氏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如以稱
爵為褒而會盂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以稱人為貶或將卑師

少也而傳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以稱字爲貴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以殺大夫稱名爲罪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譚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而弒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以益師不日爲薄之而成公以後皆書日以桓會不致爲安之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準繩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引朱鶴齡集說序

李榕村曰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意曰春秋天子

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如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爲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此亦似非本意榕村集

又曰春秋最是難看無一點文采不過幾箇字眼顛倒用得的確便使萬世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微而顯顯而微一歸義理之精無非自然之則又語錄

又曰朱子說春秋據事直書爲多未必盡有褒貶或不以爲然不知朱子不是說全無褒貶謂未必如今人說一字不放空都有褒貶耳道理卻是寬寬的說好寬些包得道理多蓋甯可失出不妨過密萬一失入其弊甚大胡傳多不是聖人意又

又曰管仲器小八佾雍徹旅泰山林放問禮之本季氏伐顓臾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佛肸召陽貨欲見諸章便是春秋凡例

應潛齋曰左氏在孔子後孔子所見所聞未必盡與傳合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矣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善謂事之可信者也則後儒傳錄豈能無訛乎集解緒餘

何屺瞻曰春秋曷爲不託始於惠公而始於隱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弑之君也義門讀書記

張彝歎曰解經之法在於全經大義觸處皆通而已伊川曰春秋前既立例後來書得全別文定曰春秋有正例有變例夫惟所見有前後之互異有正變之不同故其爲說通於此不可通於彼而遷已見以測聖心强經文而就我說遷就文離不能免也朱子則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重內輕外貴王道賤伯功而

已識此則春秋綱領可得也又曰聖人作春秋以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非聖人至正之道又曰春秋直載當時之事使見其治亂興衰不於一字兩字定褒貶識此則春秋之條目可以悉舉也因朱子之說而推之不必强立為例而後可通於前變可通於正又何先後之互異正變之不同哉宗朱辨義序

又曰孫明復以為春秋有貶無褒朱子曰如晉士匄伐齊聞喪而還分明是褒之夫王政不行諸侯放恣專會盟擅侵伐其事原無可褒至如葵邱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尊周攘楚聖人取之者則固寓褒於貶也而其他彼善於此之事其辭若喜之而其意若有憾者則又寓貶於褒也朱子曰春秋貴仁義而賤功利貴王道而

賤伯功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亦不廢五伯之功通乎此則褒貶可知矣寓褒於貶寓貶於褒之義亦可知矣蓋聖人非有意以爲褒貶據其事直書之耳又總論

又曰孟子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非以存王迹以著王迹之所以熄而詩之所以亡也會盟侵伐諸侯自專而王不能禁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討繼世而不稟命又擅廢立之大夫世家而國無命卿又專殺之王世子出會天王下勞而不知其非朝伯主不朝天王而相沿爲習名爲援楚實則爭伯名爲請王命實則役王臣夫子筆削魯史直書而罪自著故曰天子之事又

又曰有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者有書事在前而示義在後書事在後而示義在前者有以不書示義者有以疊書示義者有煩文以示義者有省文以示義者有閒文以示義者有微文以示義者有

義係乎人而其事不必詳者有義係乎事而其人不必詳者有書其事同文而義在取舍各著其是非者有書其人同事而義在分別其善惡者有書一事而具數義者有書數事而明一義者蓋是非以筆削而見褒貶以是非而見比事屬辭春秋之教固無待於鉤深索隱也又

又曰春秋紀事之書而義即在事之中苟攷於事不得其實則索其義有不可以强通者矣諸儒於事則全信左氏於事之合禮不合禮者則衷三禮以斷之夫周禮之舊當孟子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之其詳已不可得聞而況漢儒雜集之書其可盡據以論春秋哉左氏浮夸其不可全信抑又明矣故春秋有不可卒解者不當以傳文禮經可徵而竟不一闕疑也諸儒惟坐不肯闕疑故信左氏者取諸左氏不信左氏者則又撰以已意攷證三禮者則以三

禮之成言斷春秋之巳事而不知漢儒附春秋及三傳之說以爲禮者正多也朱子解經於文之難通者則曰疑誤疑衍疑有闕文於義之不可以牟合者則曰未詳於兩說之不可通者則曰未知孰是於禮之無可徵信者則曰不可攷夫以朱子之博於學而精於理其解經之虛公嚴謹且如此何說經者謾自以爲能邪 又

又曰諸儒謂春秋於內大惡諱之內之大惡諱弒書薨聖人之不得巳也而且以不地著之桓宣翬遂慶父之爲賊文姜哀姜之與弒則終不得而諱也其他孰有大於國母宣淫之醜乎孰有大於朝齊朝晉朝楚之辱乎孰有大於郊禘莬閟之僭禮易許田不視朔之變制逆祀而躋僖公瀆倫而娶同姓乎孰有大於邱甲之虐用民力田賦之厚斂民財乎則皆備書於册矣而又何諱哉蓋聖人據晉史以作春秋其會盟侵伐弒君殺大夫則統天下諸侯以示

義至於朝聘卒葬祭祀昏姻立宮城邑之類則皆以魯事示義事係一國而義關天下聖人原無所顧忌於魯也諸儒但以滅國書取朝聘書如出奔書孫謂皆諱之而不知婉其文而不沒其事不得謂之諱也諸儒又以會盟侵伐之不目公與大夫者為諱然卽不目公與大夫而其屬辭曰及曰會卽明知其非公卽大夫矣何為諱邪諸儒又據傳載而經不書者為諱卽其事洵有之而於義無害又無關於國於天下之故或舊史不書或聖筆因可以無書而不書非以諱為義也至於左氏諱尊諱親諱賢之說抑又不然蓋當春秋陵替僭亂之世聖人之道先王之法無有存者聖人正以惡夫禮樂變為干戈仁義泯於功利諸侯强而荆蠻橫小侯滅而大族與篡弒叛亂接跡於世而作春秋以著其變亂之實使義取乎諱之則春秋亦可以不作矣朱子曰春秋直載當時之事又

曰據魯史以書其事然則何有於諱哉又
又曰讀春秋不得不攷事於左氏朱子曰左氏說得事有七八分固
當信其可信者也但有與經牴牾者如經舉諸侯之爵而左氏以
爲大夫如經稱人而左氏以爲諸侯又如侵伐圍入取滅之類間
有不合諸儒往往據之以爲聖人筆削襃貶予奪之義所在殊失
之也伊川曰以傳攷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此意最好葢經
傳不妨有異同經既書得明白則不可爲傳所疑誤也又
張彝歎辨稱字爲襃例已入駁辨書字門辨書人爲貶例已入
文公以前卿將稱人與將卑師少同門辨書氏不書氏襃貶例
已入駁辨貶不書䋣門辨書葬不書葬襃貶例已入外諸侯卒
葬門辨會盟不書以爲削之之非已入會盟門各總論
華霞峰曰春秋征伐稱爵稱人以一事而前後異書以一時而美惡

同稱說經者忽以稱人貶忽以稱爵貶忽又以稱爵爲無貶莫善於齊桓之伐楚次陘而書爵莫惡於楚成之執宋公伐宋而亦書爵則後世何所取信哉夫春秋大義九伐之法掌于司馬諸侯非有王命不得興兵故通經書伐二百一十有三皆譏也而其罪之輕重則各以其事見義不關乎稱人與稱爵也顧氏大事表引

又曰胡茅堂謂讀經當看大旨有疑且闕之此最是讀春秋之法于可疑者而必欲爲之說則穿鑿傅會而大義反爲之晦矣如書執國君十有三惟宋執滕子嬰齊晉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嬰齊書名遂失國也然晉人之執虞公非遂失國乎何以不名或曰自外於齊盟也負芻弒君之罪不更甚于外齊盟乎何以不名執戎蠻子赤例不當書名而書名或曰外之楚誘殺戎蠻子例當書名而不書或曰夷狄相殘略之皆臆說也春秋大義不過罪其不以王

命而執諸侯以著其無王之罪耳罪當施于執者不宜施于受執者無名之道也或曰衍文盍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經書諸侯出奔十有二惟衛侯鄭（成公）出奔楚衛侯衎（獻公）出奔齊郕伯來奔不名或曰衛鄭不名武攝而位未絕也衛侯衎何以不名乎或又曰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也北燕伯款蔡侯朱莒子庚輿邾子益亦立以正者又何以名乎郕伯來奔據傳太子朱儒竊地來奔此正突朔之比何以反不名乎春秋大義不過罪其逋逃苟免書以著其失國之罪耳諸侯失地書名其不名者或曰闕文盍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執君不名執君歸書名其執也大義罪執之者其執而歸書名也大義罪受執者所以著其書失國也而曹伯負芻之歸不名或曰天子赦之責王之縱釋有罪若名負芻以正其罪不更可以著王之釋有罪乎又如書國

滅出奔大義責其不能死社稷耳而譚子弦子溫子不名徐子章禹獨名或曰徐子既已服吳而出奔責其無興復之志也然何用知三君有興復之志而不名乎或曰不名史失之蓋疑之而未可定也闕之可也闕之無害春秋之大義也 又

又曰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虔疑者以爲羨文蓋以齊滅紀滅萊晉滅虞虢楚滅夔皆滅同姓而未嘗書名然春秋書衛滅邢雖不書名而滅同姓之惡著矣書楚誘殺蔡侯雖不書名而楚虔稔夏之惡著矣不以書名而罪增不以不書名而罪減雖謂之羨文可也趙東山以魯與邢俱周公之後衛滅邢而魯不救爲無親故聖人特名衛侯以示親親之道雖罪衛而意實責魯此正朱子所謂桑樹着刀穀樹出汁者 又

方望溪曰此事屬辭春秋教也先儒褒貶之例不可通以未嘗按全

經之辭而比其事耳以外諸侯稱爵爲褒則楚商臣蔡般皆稱爵矣以外大夫不書繫與族爲貶則鄭公子歸生陳夏徵舒書繫與族矣以稱人爲貶則文信以前會盟侵伐列國之卿大夫皆稱人而不以名見宣成以後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大夫仍稱人小國之卿大夫終春秋恒稱人而莒慶曹公子首獨以名見以是知凡此類皆舊史之文隨時勢以變更而非有典法者也說者乃謂諸侯忽稱爵忽去爵外卿忽稱氏忽云氏或貶諸侯稱人與卿大夫無別或貶外卿稱人與大夫無別不惟義無所處亦且變亂事實通論

又曰春秋因事屬辭各得其實而是非善惡無遁情焉豈特不以日月爵氏名氏爲褒貶哉亦未嘗有特起褒貶之文也其特文皆所以發疑耳蓋事雖變而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特文以揭之文異然後疑生疑生然後義見而非用以爲褒貶

也又

又曰凡宫觀門社之災未有不復作者而所書獨雉門兩觀内女之歸其國未有不納幣者而所書獨宋公孫壽未有不來逆者而所書獨紀履緰吾國未有不致女者而所書獨季孫行父如宋若使舊史宫觀門社災而復作例不書則雉門兩觀亦無自而見於經矣納幣來逆致女例不書則壽履緰來行父如宋亦無自而見於經矣以雉門兩觀知西宫新宫御廩亳社之新作舊史備書而孔子削之也以壽履緰來行父如宋知凡納幣來逆致女舊史備書而孔子削之也又

又曰春秋書諸侯之奔而逐之者爲兄弟爲大臣爲國人爲隣國弗辨也書大夫之奔而逐之者爲國君爲同列弗辨也書國殺大夫而所殺之賢奸弗辨也葢諸侯奔爲天下之變事大夫奔爲一國

之變事不必問其逐之之人也國殺大夫不王可知不必問其所殺之人也　又

又曰春秋微辭隱義於參互處見之如薨而不地之爲弒於他君之必地見之桓書卽位無隱先君之心於閔僖之不書卽位見之　又

又曰舊史之文有以魯君臣之意向爲詳畧者魯怨鄭忽而助突故忽亹儀之弒不書抗王師以立朔故黔牟之奔不書蓋桓以篡立故崇姦醜正而不以忽亹儀黔牟爲君也有以國人之好惡爲進退者季子來歸不名是也孔子不革而正之何也弒與奔之不書不可益也季子爲卿非若齊仲孫宋華孫司馬司城之名無從得之也四人者之名不可得故季子亦仍其舊以見魯人之情也　又

又曰屈指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

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襃貶乎惟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見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直解序

又曰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

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通論序

又曰朱可亭云魯史文本有闕有赴告畧事之首尾未不具孔子不能益不能革大義數十既以或筆或削或從同同或起特文明彰其教其仍舊史者義法亦制於其中先儒各以意測大抵背誤執舊史之文為聖人書法而強附義理所以求之愈深失之愈遠 又方氏論王使王魯朝聘周已采入周魯交際門論魯軍政已入大夫專兵門論內滅內取已入書取門論殊會論書滅論書平論蒐狩論城築論書納入歸復歸執書歸不書歸論書人論書氏不書氏已入各門論諸侯名不名王朝卿大夫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列國卿大夫稱爵稱行次稱名稱人已入名字類辨各門書王臣門論弒君與稱已入書弒門論殺稱國稱人辨殺大夫書官非累上論兩下相殺已入書殺門論天王崩葬夫人薨葬內女書卒已入凶禮門論魯逆夫人內女書歸書來已

入昏禮門各總論

顧復初曰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如子同生肆大眚鄭棄其師成宋亂宋災故王室亂終春秋不再見此聖人之特筆不必屬辭比事而可知者也有屢書再書不一書以見義者如桓五年齊鄭如紀至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凡十七年書紀十四事桓三年正月會於嬴至冬年來聘一年之中連書六事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三年之中連書十四事自桓十八年會于濼至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兩年之中連書九事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至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自莊九年齊人殺無知至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自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至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首尾十一年連書凡三十

四事自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衞至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兩年之中連書十餘事自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至文五年楚人滅六六年之中書晉秦楚三國凡九事自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凡十八年書晉楚凡二十事自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至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及笙遂奔齊九年之中書歸父凡八事自成二年楚公子嬰齊會十二國之大夫于蜀至十八年楚鄭伐宋凡十九年書晉楚凡十一事自襄元年圍宋彭城至十一年會于蕭魚書晉楚魯宋陳鄭凡三十四事自昭二十二年天王崩王室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首尾十一年書朝猛敬王凡十四事自昭二十五年鸜鵒來巢至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郎位首尾凡八年書昭定之廢立二十四事自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八年歸

邾子益于邾八年之中書邾甞凡十一事以上俱詳載屬辭比事門茲不復數此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時勢聖人之意自曉然明白于字句之外而豈以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爲襃貶哉大事表偶筆

又曰春秋又有各爲一事不宜連屬看者如莊二十二年肆大眚與下葬文姜自是兩事而穀梁强連之謂文姜罪本不應葬若不赦除衆罪而肯葬爲嫌天子許之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自是兩事而公羊强連之謂殺大夫不死曹君之難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十五年韓原之戰自是兩事而左氏强連之謂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文十二年杞伯來朝與下子叔姬卒自是兩事而左氏强連之謂來朝時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自是兩事而公穀强連之謂單伯淫乎子叔姬支離扭揑增造事端此以屬辭比事而誤用

之者也又

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荆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此世道之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荆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甯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爲戰國矣孔子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實一部春秋之發凡起例逐年有發端逐代有結案有起伏有對照非可執定一事以求其襃貶也又

又曰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自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此發端也至定四年蔡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是結案志蔡之積怨而能報楚而衰郎寓其中矣自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發端也至昭八年楚師滅陳是結案志陳之招楚適自貽患而貶郎寓其中矣隱十一年鄭伯入許此發端也至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是結案志鄭之志在吞許歷二百八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鄭之暴而中間之許叔入許及許之四遷鄭之屢次伐許圍許皆其聯絡照應也僖十五年宋伐曹此發端也至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結案志宋之志在并曹歷一百五十九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宋之暴而中間之盟于曹兩及屢次之圍曹伐曹皆其聯絡照應也成七年吳伐郯此發端也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是結案志吳之暴興而亦速斃而中間之入楚破齊與晉爭伯皆其倏忽變幻也隱四年書翬帥師而十一年有鍾巫

之禍宣二年書公子歸生帥師而四年有解黿之禍宣元年書趙盾帥師趙穿帥師而二年有桃園之禍成六年八年九年連書晉欒書帥師而十八年有匠麗之禍此起伏之在十年以內者蓋弒君有漸其大要在執兵權不至弒君不止滅國亦有漸其大患在數侵伐不至滅國不止聖人灼見諸國之時勢亂賊諸人之心事而次第據實摹寫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又

又曰鄭夾漈謂說春秋有三家有以春秋為一字褒貶者有以春秋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一書字字氷霜劍戟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有貶無褒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慘刻也泥褒貶俱無之說則春秋又似叢語瑣說聖人又非無故而作經也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褒貶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

貶耳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以爲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支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又

又曰有以春秋爲有筆無削者是即無褒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如襄公親送葬楚子昭公昏於吳豈有不遣卿大夫會吳楚葬之理而終春秋吳楚之葬不書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於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之昭公昏于吳不書而於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此削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於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爲有筆無削則春秋

竟是一部鈔胥何足以為經世大典又

又曰春秋有以一事而繁稱不殺曲折盡意不煩傳說而顯然明白者如隱七年春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十六言則志王室陵夷外裔肆橫衞不修方伯之職魯不行報聘之禮為可誅也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凡三十言則志公納賂成篡弑而又薦於周公之廟為蔑王章而紊祖制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凡三十言則譏其老師費財連結與國親仇讐而滅同姓也宣四年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凡十五言則譏其恃強陵弱強人從我借公義以濟其貪欲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

首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凡四十七言則譏其以忿興兵魯四卿並出三國之大夫皆以名見兵權下擅爲大夫執政所自始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凡二十七言則譏其違天僭禮可已而不已也此非貶乎而謂藉一字以貶乎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凡四十二言受盟而退不用力征僖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凡五十二言一戰勝楚天旋地轉襄十九年秋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凡十八言行師得禮卒格遠人此非褒乎而謂藉一字以褒乎又如盟會邾莒滕薛皆稱人雖晉宋亦罔

有稱人者畧之也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扈三次會盟俱不列序諸侯而定四年召陵之會十八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曾者則以楚爲不仁從楚諸侯悉起從晉而荀寅以求貨而失此機會爲可惜也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十四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曾者則以棄疾新立楚方內亂晉復得宗諸侯而叔向徒盛兵威而失此機會爲可惜也此皆有關于天下之大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勢數變如高山大川學者須高處立大處看形勢曲折高低走伏自見若區區執定一句又求之一字兩字如鑽入鼠穴聖人之心不得出矣又

又曰未修之春秋明見于左傳者有二其一見宋華耦之言曰臣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其一見衛甯殖之言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各國皆書魯之

春秋亦然而仲尼一因之一改之曰衛侯出奔齊以自奔爲文蓋君出奔如此書自覺非體書君自出奔以全君臣之分也此聖經改魯史之鑿然可據者又○愚按毛西河論史有簡書策書之別魯史之傳文是策書經文是簡書辨例殖詔是策書非簡書衛侯出奔齊本魯史簡書舊文非夫子所改致謬誣精已采入諸侯出奔門總論頗說猶未的也蓋簡書如後代之綱目一語標題必無大書特書臣逐其君之體策書如通鑑之敘事連編紀載不嫌於詳盡也今存顧說而辨正之

又曰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蓋孔子作春秋天王亦在誅貶之列然不過直書其事而自見如隱公不朝聘天王而王遣使賵惠公之妾桓公弒其兄而王追錫桓公命文姜弒其夫齊襄淫其妹而王使魯主王姬之昏三綱淪九法斁照然具見初不必名宰咺王去天以示貶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桓文亦假託其事者故聖人亦有取焉然齊桓之一匡九合可取而其滅譚滅遂降鄣之罪不得爲桓公諱也晉文之勤王定伯可取而其召王巡

狩擅執衛侯之罪不得爲文公諱也蓋春秋只列各人之供招罪狀未嘗判斷謂其人應得何罪某人應麗何條又

又曰史稱定哀多微辭而聖意未嘗不顯然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王正月三書公在乾侯公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則昭公死於客殯而定公受國意如之情事顯然矣六次如晉至河乃復則季氏連結晉之權臣申縮由已而公束手受制之情事顯然矣城啟陽及屢次用師于邾或書三卿或書二卿則兵權一手掌握而欲吞滅列國以自肥之情事顯然矣兩次會吳伐齊皆書公齊爲仇讐之國三子坐享厚實以危難之事委其君欲陷公死地之情事顯然矣此皆聖人所親見故備書之當日史官爲季氏之黨阿奉意指未必能詳盡如此又

又曰春秋只須平平看下去自如岡巒之起伏世運十年而一變或

數十年而一變聖人第因其世變而據實書之如春秋初年猶以滅邑爲重至其後則滅邑不書而滅國書矣猶有未賜族之大夫須命於王朝至其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與族者矣春秋中葉猶書諸國伐我北鄙南鄙東鄙至定哀則直書伐我直造國都而四鄙不足言矣荆初年猶舉號繼而書楚人繼而書楚子最後但書楚之大夫兼及吳越南風滋競中夏反受其蔭庇矣列國會盟征伐初皆書君其卿大夫則稱人無有以名氏見至末年而但書大夫之名氏政自大夫出而君位幾如贅旒矣通春秋之蒐狩皆書公至定哀之蒐狩不書公君無一民一旅其得失皆與君無預矣此皆春秋大變故而聖人書法第據當日之時勢初非設定一義例謂有褒貶于其間也又

又曰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胡文定謂凡書救未有不善此亦不

可拘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救鄭聖人非是許楚乃是罪鄭衛唐討吳元濟而王承宗李師道救之豈得謂許其當救乎僖十八年狄救齊聖人則深罪宋襄齊桓攘狄一旦身死內亂宋襄繼伯反爲搆禍致煩狄人之救聖人蓋傷之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其意正同例之不可拘如此又

又曰春秋書初書猶書遂俱聖筆頰上添毫處書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書初稅畝以志橫征之始猶繹猶三望是譏其可已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未盡廢遂伐楚次陘遂救許圍許是志其赴機之捷遂滅賴遂滅偪陽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擅他如曰誘殺曰取師曰大去曰棄師曰逃歸曰殲曰戕曰用皆聖人用意下字此顯然可見者又

又曰春秋誅貶非特不於一字上見併嘗於不書處見之如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下當書云師及衞師伐戎執戎子某歸於京師此理之必然者而其下寂然則魯衞不臣之罪著而戎之桀驁凡伯之失節皆其小焉者矣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下當書云殺公孫敖公公子某如京師而其下寂然則魯慢天王爲不臣失刑誅爲不君而公孫敖之罪爲不足言矣又如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則下當書云公及晉侯及某某國入京師誅子朝王室復定而其下寂然但書朝猛之迭勝迭負劉單之拮据萬狀直至二十五年會于黃父期納王則晉失方伯之職諸侯無勤王之義均無所逃而王子朝之罪更不足言矣隱四年衞州吁弒其君完則下當書云天王使某侯伐衞殺州吁立公子某而其下寂然直至九月衞人殺州

吁于濮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殺係衛人自殺立係衛人自立天王不能正列國不能討其罪自著而衛人擅立君之罪反其小焉者矣入春秋失政刑于是始嗚呼此經之所以託始乎隱也　又

又曰莊二十九年樊皮叛王明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此天討之最合者而聖人不書常事不書也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天命之最乖者而聖人不書不告不書也華督亦死閔公之難不書此聖人削之也　又

又曰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之一法　又

又曰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王者政自諸侯出也至末季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不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聖人一字之去留世變存焉

皆據實書以為襃貶者殊錯　又

又曰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無不稱名之理左氏以稱名為貶遂于孔父仇牧洩冶謂不足貴於崔杼之出奔不稱名以氏告謂非其罪顛倒已甚且以叔肸為賢而書字則孔子大聖續經當書仲尼卒不當書孔丘卒矣　又

又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註謂悖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然謂聖人筆削代天子行事者則又非也舜歎張氏謂春秋非是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最得春秋之旨細看全經如三錫命是獎篡弒褻王言所謂命德者安在列侯上僭王命內相篡奪而王討不加所謂討罪者安在諸侯不奔喪會葬而王遣使求車求金典禮一切廢壞聖人只是於此等標明王迹不行于天下處而誅貶自見　又

又曰文定動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知石碏之除州吁當隱公之初年桓王初即位只告陳使討不聞告王而請討則此時王令已不行矣當末世而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敵師臨境而云反躬責已加以文論此如逢刼盜而與談仁義何異又

又曰世儒多以例釋春秋吾不知所爲例者將聖人自言之乎抑出於後儒之揣測也是不以凡例釋春秋而直以春秋釋凡例孰字以求之如筆削書名王不稱天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兎園之咬文嚼字而春秋之義隱矣吾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聖人前後之書法而知例之斷斷不可釋經也孰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定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惟熟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綜考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點竄乎千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川澧表敘

又曰聖人何嘗執定以獲麟一句結住只爲是年春記此事四月遂有陳恒執君事孔子沐浴請討不行於是輟簡廢業未幾遂卒是春秋乃聖人未竟之書凡云文成致麟與覩麟而作俱是憒憒又

顧氏辨春王正月已入周正紀事門論禘辨趙伯循朱子說已入內祀門辨楚書人書爵非褒貶已入書楚門辨賊臣不書氏死難書名舊說已入書弒門辨書名書字已入名字駁辨門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辨諸侯失地滅同姓名不名已入失地名不名駁辨門論書次書遇已入書次書遇門辨盟會諱不書公已入會外盟不書公門論內外城築已入內城外城門各總論

楊繩武曰春秋尊王攘夷而重霸尊王故尊周尊周故弁親魯攘夷故擯楚擯楚故弁惡吳越尊王攘夷非霸者不可故重霸重霸故予桓文顧氏大事表序

楊農先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天子之事禮樂征伐是也周室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五霸興出自天子者諸侯假天子之命出之故曰王者之迹也霸業衰諸侯授其權於大夫大夫猶必假諸侯所假者以從事則迹或尚存焉大夫弱陪臣强國命爲陪臣所執而迹於是乎熄矣夫方諸侯力政其臣用命之時大夫之跋扈已萌不必溴梁之會雞澤之盟而始知其不臣也大夫擅權君若贅旒之日陪臣之强悍復著不必三都之圍陽關之據而後知其叛夫也魯史見其如此始於隱終於哀一皆書其自出夫子因文以迹其事雖不能還其事於天子然即文以觀諸侯大夫陪臣之罪自見此夫子之義即魯史之義也夫天子之事降而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執國命夫子皆如其自出者書之見之者或以爲此出於諸侯出於大夫執於陪臣者僭也竊

也亂臣賊子之漸也聖人不得已而直書之耳漢儒不察謂竊取
之者夫子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爲天子之事也宋儒曰夫子託
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有德必襃有罪必貶使亂臣賊子禁其
欲而不得肆夫作春秋做亂賊也無其位而取國之史任私意爲
筆削襃貶人於一字之間以代天子之刑賞誰信之而誰懼之欲
人之禁其欲而不肆也能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夫子之言也若如漢儒所云貶天子退諸侯討大
夫是二百四十二年中自天子至於大夫無不在所貶所退所討
之中吁毋乃已甚乎何其與夫子平日之言相戾也則處士橫議
不將自春秋啟之乎昔韓起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魯之春秋已與易象
並稱則其義不同於他史可知夫子竊取云者取魯史之義非孔

子自設之義也豈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云乎哉惕甫孟鄰堂文鈔春秋考後序

葉書山曰聖人因史作經非爲魯國修史故凡事之無關勸懲者輒削而不錄所削之事或錄其前而削其後或錄其後而削其前其事之首尾聖人以爲不必備者以有魯史在耳聖人當日若不恃有魯史聖人固不能逆料身後之有左氏爲之傳也亦安用此一部首尾不具之書以疑誤後學乎究遺卷首

又曰杜氏春秋序云魯春秋策書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語不允極周德雖衰惟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耳其史官記注自有舊章何至違異彼其所以爲此語者總由誤以聖人爲魯國修史故不得不坐舊史以違舊章之失於是以韓宣子所見者爲周之舊典禮經於孔子之所本者爲多違舊章皆誤也竊意魯史舊文爲聖經藍本其記注必不至有甚差謬但案而不斷

不足以垂教耳杜氏只刋而正之一語便見其受病之處種種支
蔓由此而生學者知聖人非爲魯國修史則于春秋思過半矣又
又曰春秋有褒貶而先儒以稱名稱人爲貶稱官稱爵爲褒則是以
黜陟爲褒貶矣夫褒貶與黜陟不同黜陟爲人君大柄褒貶則託
諸空文是是非非無所避忌所謂庶人之議也豈僭擬天子諸侯
黜陟之柄哉然則孟子以爲天子之事何也是是非非以誅討亂
賊爲已任天子固不能外是以爲事也豈必書諸侯去其爵書大
夫去其官而後爲天子之事乎又
又曰程子春秋傳序云春秋微辭隱義忽予忽奪忽抑忽縱時措從
宜者爲難知其意蓋指稱人稱爵之類不知聖人固不以此等爲
褒貶也若以忽予忽奪斷獄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書爲伊川
未成之書胡文定泥之誤矣又

又曰史記載聖人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蓋謂是非只據理而言則虛而無實不若就當時諸侯所行之事斷其是非爲更易曉也先儒誤會文義以作春秋爲聖人自已所行之事豈不可笑 又

何勵庵曰春秋有顯然爲聖人特筆者如鄭伯克段于鄢紀侯大去其國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公在乾侯之類率變文見意其中有美惡存焉其餘隨文褒貶大都顯然易見不待穿鑿 蕉香小記

全謝山曰春秋經之旨有三傳所不得而啖趙見之者有啖趙所不得而宋元諸家迭相詰難而見之者甚矣會通之難也 鮚埼亭外集萬氏春秋輯傳序

杭大宗曰歸安愼子云世言春秋不合於聖人之旨者有三聖人以忠恕爲心凡刻深之論如法吏深文以苛致其罪者非也聖人以

易簡處事凡紛紜瑣碎與一切穿鑿之說非也聖人以中爲本以權爲用凡拘於凡例與一切用後世淺見以測聖筆之予奪者非也惟求之於義而不求之於例義同則辭同非由乎例之合義異則辭異亦不必曲狥乎例之變道古堂集愼氏闕義序

姜白巖曰郎事爲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爲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欲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爲空言譁然於一字之襃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爲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曰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爲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

子作春秋而符不敏乎傳明言例之受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卽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霸國更定之例則勢利爲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畧無定理也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讀左補義自序

顧星五曰說春秋者多知理而不知勢王室僅擁空名而責以不能征討有罪小國危亡無所控訴而責以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皆是隔靴搔癢顧奎光隨筆

郝蘭皐曰聖人之書簡易明白說者自以艱深淆之耳左有左之例公有公之例穀有穀之例胡又有胡之例而此諸家之例又斷斷不能相通我不識春秋一句之文何故有如許不能相通之例且

彼所謂例者非自孔子曰授而筆傳也直以意造爲之說畧凡例

又曰說春秋者好於經所無處尋襃貶春秋皆實錄也其多一字少一字皆事實如此不得不然非聖人意爲增減也如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此實公及不得不稱公也又書及宋人盟于宿此實非公及不得稱公也據事直書何等明白又如書爵書人皆實錄也書爵者君書人者大夫何等明白今說者曰不稱公者沒公也又曰此君也貶人之夫君也可貶而人之然則人也亦可襃而君之乎本有公者可削而沒之然則本無公者亦可增而有之乎又

又曰春秋多闕文昔人云今之春秋非皆聖人親筆蓋傳授遞更失眞者多矣然其脫文誤字以義推之今皆大畧可見如桓之篇正月無王不書秋冬又如實來及處父盟之類是也說者乃於不書秋冬則以爲削之實來及處父盟則以爲貶之夫闕文聖經之不

幸也然文雖闕而義可尋不幸之中猶有幸焉至於汩之以傳說淆之以褒貶支離破碎穿鑿附會此則聖經眞不幸也已又

高雨農曰褒貶依事以立而事得其實則是非明功罪定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懲孔子曰其義竊取豈非舊史文與事違無以明是非定功罪因而正之使其事其文各止其所而義存焉乎則安得更立名目為褒貶也自三傳興而後有褒貶之說其大指不離爵與名與人而已夫爵人名三者必有其實也謂春秋忽沒之忽易之則後之讀其書者又烏知當日孰君孰卿大夫而為春秋所削哉則曰考傳而知之然則無三傳而春秋不可讀矣有以知其不然也三傳不必盡鑿空之詞亦摭衆史而成然春秋方病舊史之不實而正之而三傳乃取他史之未正者傳之其烏能有合乎不能皆合而逝之以褒貶褒貶不可見而當之以爵名與人宜其愈

解而愈紛也余故專取證於經以求其文與事各止其所而義存焉者久之而廓然有得也曰春秋之文實錄也其事不待傳而詳其義亦不假襃貶而見也釋經序

陳恭甫曰董廣川云春秋無達例廣川與胡毋生同為公羊先師胡毋生始纂條例以解經而廣川不專守例如此察乎廣川之言則左氏五十凡之夥公穀月日書法之紛可刪也韓昌黎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後世以商鞅之法蕭何之律斷經義以春秋為刑書察乎昌黎之言則孫明復胡康侯諸家之刻深可廢也宗經而攻傳自唐啖趙始然啖趙猶陰右公穀其流弊乃至謂三傳無一字可信豈篤論歟高氏釋經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上

## 三傳諸家得失

王仲任曰公穀之傳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論衡

范武子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穀梁傳序

啖叔佐曰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類非同時所云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邱明葢如史佚遲任後人以左氏爲邱明非也

又內傳及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蓋集諸國史非一人所爲唐書本傳

又曰左氏傳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史文每國各異蓋得數國之史又廣采當時文籍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故是非交錯混然難證陸淳纂例

又曰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思過半矣予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註釋裨補闕漏商搉得失尼父之志庶幾可也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啖助春秋統例自序

劉惠卿曰左氏紀諸侯事具舉其諡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引

程子曰或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邱明否曰傳中無邱明字遺書

劉原父曰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又曰爲左

氏學者曰邱明受經於仲尼其實非也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豈得不在弟子之籍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纂例）

鄭漁仲曰黨左氏者以左氏爲大官以公羊爲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爲墨守以左氏穀梁爲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斷綴不倫非一人所爲右穀梁者以爲文淸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各指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亂公羊失之鑿或欲盡廢三傳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六經奧論）

胡葑堂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

或失之亂或失之鑿汪克寬纂疏引通旨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義理卻精然考事甚疎○又曰左氏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多出揣度○又曰左傳載許多事未知是不是且把來參攷公穀之說亦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又曰胡氏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語類

又曰三傳惟左氏近之左氏必非邱明聖人所稱者煞是正直人如左傳文自有縱橫意思或云左邱其姓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

章俊卿曰左氏辭勝於事其釋經乃或滅裂公穀曲生條例踳駁不倫其釋經密於左氏而其說之繁碎抑又過之山堂考索

王伯厚曰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

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困學紀聞

呂朴鄉曰左氏熟於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深於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葢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强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如桓文攘楚豈能緊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羽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則左

氏未可盡以爲據也公穀二氏事多謬誤畧其事而觀其理固有精到者而害於理者亦甚衆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啟後世妾母陵僭之禍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公羊則以爲大齊襄復九世之讐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

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其爲害豈不甚哉嘗謂三傳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畧舉何休之謬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耳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襃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之徒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兄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

斯語禍之若此之類不一而足三子之釋傳雖范氏爲少過其于穀梁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五論

又曰宗左氏者謂邱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云好惡同觀孔子所言左邱明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左氏非邱明也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若公穀二氏亦非親受經者所述多是采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多謬誤又○按劉歆班固杜預皆以左氏爲邱明至唐啖趙立說破之鄭漁仲以左傳證其非邱明者有七見六經奧論

黃東發曰左氏雖依經作傳實則自爲一書甚至有全年不及經文一字者烏在其爲釋經哉經所不書者竊效書法以附見其不自量亦甚矣若夫浮夸而雜品藻不公又所不論也然其所載事則

曾見當時國史故不可廢也左氏杜預以爲左邱明啖助始考其不然○公羊分所見所聞所傳聞爲三世宜不苟者而事跡人名地理間與左氏不同不知何所主而然意亦別有所見紀載之書歟世遠不知孰是以次而言且當據左氏爾○穀梁釋經畧與公羊同其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亦公羊分世言經之意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以宋襄之仁擬文王穀梁黜之非之所見過于公羊○杜注左氏何注公羊皆專主之惟范注不私於穀梁 日鈔卷三十一

李伯紀曰三傳之說有邈然與經相違者正當信經而不信傳痛刪去之然後聖人之意明不當取其近似之說如春秋於魯史之闕亦闕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必求其義而爲之說則求之太備如災祥必書使人恐懼修省若以常星不見夜中星隕爲兆霸

統將與以甲辰甲午地震爲兆素王終始則索之太過梁谿集與許崧老書

黃若晦曰先儒謂左氏非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云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左氏卽楚左史之後故載楚事比他國特詳公穀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具載事實則左氏可以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序通說

又曰三傳謂春秋書人書名去氏去族貶也書爵書字稱族稱氏褒也甚者如日月地名或書或不書皆曰褒貶所繫也然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而春秋之大義隱矣又

吳草廬曰朱子於春秋止用左氏經文謂公穀異處在人名地名非大義所繫澂謂載事則左氏詳釋經則公穀精蓋左氏有按據之

書公穀多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書之舛此類從左氏可也若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又豈容偏徇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去取不公至唐啖趙陸三子始能信經駁傳得其義者十七八然趙氏所定三傳異同與奪尙未能悉當 元文類吳澂四經序錄

盛氏如梓曰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憑空文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庶齋老學叢談

虞伯生曰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夾先亡學者據左氏而或譏其浮夸與經義遠者多公穀則據經立義唐啖趙始知求聖人之意於

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其傳已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淸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先儒云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可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道園集

宋景濂曰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魯史云亡學者不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三傳之蔽左氏以史法爲經文書法公穀雖詳經義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宋學士集趙氏屬辭序

郝仲輿曰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獎霸皆左傳誤之也郝敬直解

尙見春鎭曰劉歆七畧云左氏受經於仲尼後儒從而和之嘗以傳語考之左氏戰國時人也當戰國時齊騶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爲驗而昭九年傳云陳水屬也水火配也哀九年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此等語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雖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國爲某星自三家分晉後堪輿書出十二次之說行始有燕爲木趙爲火梁齊爲元枵衞爲豕韋吳越爲星紀等說而昭十一年傳云歲在豕韋歲及大梁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此等語與堪輿書合酎酒之名起周末而傳曰見于嘗酎案惠王十二年初臘而傳曰虞不臘秦孝公時商鞅立賞級爵曰不更曰庶長而傳有不更女父庶長鮑其爲戰國時人可知陳耀文經典稽疑引蘭叢識遺

王石崖曰左氏之文有徵而失之無斷公穀多斷而失之無徵此春

秋所以難知也有徵矣雖斷非其義然據事以求聖人之情不遠則左氏愈矣好斷而強立義則詰曲支離惟其意妄矣（四傳質莊公篇）

陳介石曰傳春秋者公羊先出穀梁次之左氏最後而行愈廣公穀發揮義理得聖人之意者不過數十條其餘或合或離不必皆是然其不是者可疑其是者則懸日月而昭然此公穀二傳所以附聖經長不廢也唐有啖助趙匡陸淳此事屬詞用心甚勤而學官專主胡氏胡氏說宗伊川以義理為穿鑿朱子議其太深太過不達事情（陳遂鶴紀疑）

顧亭林曰左氏出于獲麟之後孔子所未見後儒誤謂聖人據以筆削於左氏解經不合者多曲為之說夫左氏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非出於一手春秋則因魯史而修者也孔子云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修春秋之法不過如此（日知錄）

朱錫鬯曰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於三傳害義者旁引曲證權其輕重別其是非以待讀者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百四十年之事若胡氏之傳其支孔氏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也近乃舍三傳而主之而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擲錢而卜也曝書亭集劉氏權衡序

李榕村曰胡文定解春秋豈爲無功但說夫子那樣嚴刻卻不然語錄

吳寶崖曰作春秋傳者五家左公穀而外又有鄒氏夾氏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立公羊春秋宣帝時立穀梁春秋而鄒夾遂廢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諸儒尚門名家各持其說不相下夫春秋不可以史名而以經名學者顧可舍經從傳哉王安石廢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蘇轍氏因著春秋集解以矯之歐陽修氏則力辨

三傳僞說之亂經鄭樵氏亦然又按孔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稱古經俱自三傳取出各有增益其存古經文惟左氏最優五經今文古文考

又曰三傳始皆口授自學者著爲竹帛遞相傳會愈多異辭昔朱子刻春秋於臨漳郡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然人名地名之異或由語音字畫之訛豈從左氏宜矣其中亦有左氏非公穀是者且有一字殊而大義俱乖者春秋書法以垂教也書事以垂戒也三家不明教戒之義而但以褒貶爲說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者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者有以書爵書字或稱氏稱族爲褒者有以書名去氏去族爲貶者有以日月地名之書不書爲褒貶者然其中亦或事一而名爵異書罪大而世族不削則又何辭以解

乎而後儒猶曲為之解則愈非也昔馬融著三傳異同說唐志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李氏三傳異同例馮伉三傳異同今皆不存趙氏嘗攷其外謬二百六十條陸氏纂例攷該二百四十一條先儒猶惜其與奪未能悉當大約三傳不可盡信不可不並存學者當思未有傳以前春秋之旨安在而後可折衷也三傳異同考

方望溪曰左氏有與經合可證二傳之非者公子比弒其君虔之類是也二傳以比為不弒而歸獄焉以左氏徵之則志乎弒者實比非棄疾也有顯與經背而不可從者鄭歸生弒其君夷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之類是也使弒者實公子宋必不歸獄于歸生使華元至河而復必不書自晉歸于宋經之作豈知後之別有傳哉必待傳而後可求則春秋之義荒矣通論

惠半農曰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春秋說

黃石牧曰左氏好以成敗利害論人而喜神怪夢寐醫巫卜筮謠諺占驗之事疏縱於瀆倫犯上之大罪而嚴密於耳目手足之小節

其所網羅國史皆一手潤色因事造文故戰陣辭命聲容意氣家人父子細碎繁瑣雖人殊國異經其敘述若化工之造萬物也而誣與夸不免矣至若臚一代之典章先經後經以明原委依經錯經以詩枝葉爲功於春秋者鉅考事修辭者千百世咸祖之唐堂集

顧復初曰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即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大謬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即位爲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爵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讐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大事表總敘

又曰春秋爲聖人經世之書以傳而明亦以傳而晦一晦於公穀之以日月生義經杜孔啖趙及孫明復劉原父之駁辨而差明再晦於康侯之以復仇立說宋明以來屢經駁正而聖人書法終未大

明于世又有私意小智盡棄三傳臆度附會橫空造作如趙氏經筌黃氏通說之流雖間有長處而得不償失功不補過至以春秋行夏時及不書即位爲夫子貶削則自三傳以來未之有至宋儒始入障霧謂聖人以天道寓王法改本朝正朔擅貶斥君父此尤傷教害義之大者而歷代名儒如鄭夾漈家則堂程積齋三家祖其說連篇累牘引證經傳其說愈牢其蔽愈甚又卷末附錄

華希閔曰公穀好以日月立例又以闕文强生義例左氏好以稱族舍族稱名稱字立例貶抑忠義寬假亂賊而春秋之旨一晦左之誤杜氏祖述之公穀之誤則杜孔啖趙陸及孫明復劉敞辨之不遺餘力胡文定當介甫蔑棄春秋之後力崇聖經矯枉過正舉其斷闕者悉以爲書法所存復鼓公穀之餘焰且時值靖康多指復仇立說是南宋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而春秋之旨再晦厥後

諸儒心知其非迭加攻擊至趙木訥家則堂遂欲棄左傳事實
以經文前後揣摩億度增造事端與郢書燕說無異而春秋之旨
三晦蓋是經衆障二千餘載非好學深思者烏能折衆說以歸一
是乎顧氏大事表序

楊繩武曰說春秋者自三傳外不下百什家大約自唐以前說經者
各據傳則三傳互有主客自唐以後尊經者多棄傳則三傳漸若
贅瘤夫六經皆說理之書而春秋獨為記事之筆漢藝文志云孔
子據魯史而作春秋邱明述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
經也則春秋所重在事而事當以左氏為斷顧氏大事表序

楊農先曰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於例例者舞文弄法吏所為
非春秋教也自漢胡毋生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之以治大獄
丞相公孫宏以其義繩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事比於是公羊

家以春秋之義爲獄吏例矣穀梁氏因之左氏後出經生恐不得立於學官仿公穀二家爲書不書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未察謂皆出於邱明杜氏又集傳例爲釋例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復知有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指者胡母生例也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則春秋文脫落甚於他經後人欲於日月名字爵號氏族之間以一二字同異爲聖人襃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豈不謬乎顧氏大事表序

葉青山曰左傳有極心粗處如宋之盟楚先晉歃明明是盟先楚彼却誤認作會又無奈經文先序趙武乃曲爲之解曰貴信此不細心分別會與盟之故也若知有兩事覆舉之法則此盟之覆舉聖人已將先楚暗藏在內而支詞蔓說自無所容其喙矣究遺總論○愚按說

詳晉楚爭鄭門本條並采
諸家說與葉說相發明

陳亦韓曰經藉左而明者十之七八因左而惑者十亦二三如經書許止弒君而左氏以爲不嘗藥經書楚麇鄭髡頑齊陽生卒而左氏以爲弒夫不嘗藥而書弒雖酷吏舞文不至此以疾赴卽不書弒是黨亂賊而何以懼亂賊乎公羊以弟爲同母弟謂親厚異於羣公子是一父之子分厚薄也謂母以子貴與庶子爲父後降其母服之禮正相反以子同生爲病公以季姬爲使鄫子請己以畢伯爲淫于子叔姬皆委巷之談大失經義者也穀梁傳義長於公羊而亦有紕繆如鄭伯髡原諱弒書卒之說謂鄭君會中國諸侯其臣欲從楚而弒之春秋不欲使夷狄之臣弒中國之君故不書弒迂謬難通又以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爲是亦失經旨經咫

袁簡齋曰公羊之非如春王正月而以爲黜周王魯宋穆讓國而以

為釀禍叔術妻嫂而以為賢許止弒父而有時赦宋襄敗泓而以為文王之戰祭仲廢君而以為合聖之權於外大惡書於內大惡諱然則內之亂臣賊子無忌憚矣子同生而以為病桓則是直彰公從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之說自相矛盾諸侯不再娶何以晉少姜卒齊人請續婚叔向為博物君子不引不再娶之禮以辭之而乃以喪辭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以同母弟為加親于羣公子是知母不知有父也仲嬰齊卒而謂弟可以後兄是亂昭穆也商人兄終弟及皆君臣也未聞有父子之稱仲嬰齊與歸父皆大夫也無君臣之分可以有父子之稱乎以為人後故不稱公孫嬰齊而稱仲嬰齊然則襄公二十二年之叔老卒彼又為何人之後而不稱其氏乎以昭六年書仲孫何忌為譏二名啟王莽禁二名之漸以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為合禮啟漢武開邊之禍以天王出

居于鄭爲不能乎母啟武后易唐之祚以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爲道淫不知行人者官名也不稱行人非貶也魯有送者齊有逆者單伯烏得而淫之襄六年莒人滅鄫左氏鄫恃賂也謂恃賂魯而慢莒也鄫滅而晉人且來討曰何故亡鄫公穀兩家以爲立異姓故曰滅鄫蓋惑于昭四年魯又取鄫一節而曲解之不知取卽取之于莒也立甥非禮而竟以爲滅國亦斷無此書法穀梁紕繆處稍遜于公羊而亦不少其可笑者鄫季姬遇于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許止弑君以爲不嘗藥按左氏以爲飲許止之藥而卒故曰弑也又慮其爲藥誤而非有心于弑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如僅僅不嘗藥何得直以弑書 隨園隨筆

錢稼軒曰左氏之言固有過誇且失實者然吾所取于左氏者謂能備其事而可循是以求聖人筆削之迹也非卽以左氏之是非爲

聖人之筆削也夫左氏之書通二百四十年之書爲一篇者也其脈絡貫通本末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爲續以抑爲揚則有不得盡知者讀者必通其言幷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於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之意乃可窺也 錢維城茶山文鈔裴氏讀左補義序

姚姬傳曰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

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邪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鄶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 惜抱軒集左傳補註序

管臧若曰穀梁先有經而後以義理釋之者也故義理少而得乎經者常多公羊先有義理而後以經證之者也故義理多而得乎經者常少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常經也而以律仲子桓公則舛也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渦葬則疎也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也國君與國爲體九世之讐可復也而以齊襄

爲事祖禰之心盡則近于阿縱也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爲兄歸父後也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定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爲公子喜時之後也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謂士庶等夷之列也而非伍員之所得加于荊平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謂家庭承奉之常也而非衞輒之所得施於蒯聵也故專言其理皆俊粹而光明合之於經輒牴牾而穿鑿漢人篤信其理并其不合於經者而不敢疑後人訾議其經并其甚深於理者而不敢信皆一偏之說也韞山堂集

倪雲莊曰漢書藝文志左邱明魯太史孔安國據以注論語正義云左邱明受春秋于仲尼者也杜氏春秋序云左邱明受經于仲尼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孔子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于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又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蓋漢以來諸儒皆以

論語之左邱明即傳春秋撰國語者至唐啖助始謂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蓋如史佚遲任爾薛應旂謂傳春秋者乃楚之左史倚相之後今左傳序事于孔子既沒後至韓趙魏滅智伯之時則傳春秋者非左邱明矣黃左瑣言○愚按左傳記韓魏知伯事舉趙襄子謚則作於襄子卒後獲麟之歲至襄子卒五十七年矣

韓元少曰自漢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能卓然有見於三傳之外者自啖氏始蓋魏晉以前學者各守傳以合經唐中葉後學者頗欲舍傳以求經宋孫覺主啖趙而孫復遂廢傳從經夫春秋之義刑賞忠厚未有或偏焉者也而自漢儒以春秋斷獄董仲舒有決事比一書與張湯相授受遂爲巧詆深文之階常秩亦譏孫復之書之刻如商君法大抵尊經太嚴求之太切凜凜過於刑書朱子曰左國傳有牽强處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也有懷堂文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下